

关于中国哲学，哲学史，史料学三者关系的一点思考

宿明敏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12)

摘要: 哲学、哲学史、史料学, 它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哲学, 顾名思义, 使人聪明的学问; 哲学史, 那自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 史料学, 就是有关历史事件的文字或器物记载。研究中国哲学, 自然是离不开哲学史和史料学, 因此探究三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关键词: 哲学; 哲学史; 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一、中国哲学

我们要讨论中国哲学, 先得弄清什么是哲学? 哲学一词的英文是 Philosophy, 源于希腊语: (Φιλοσοφία), 意即“热爱智慧”。首先, “哲学”这个词是个西方学术语言, 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Nishiamane)在其著作《白一新论》中最先将“Philosophy”一词翻译为“哲学”, 后来黄宗宪在其著作《日本国志》中将“哲学”一次介绍到中国。其实在中国传统里, 我们是没有“哲学”这一词汇的, 但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哲学。《尔雅》中曰: 哲, 智也。《诗·大雅·下武》曰: 世有哲王。可见“哲”字在我们的文化中早就有, 表示聪明, 智慧的意思。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 冯友兰先生认为“所谓中国哲学者, 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¹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说: “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 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就“中国有没有哲学”及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展开争论。学界争论不休, 且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比比皆是。

德里达在访问中国期间说: “中国有思想, 但没有哲学”。显然是以偏概全了。夏商周三代虽然属于上古时代, 但至少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的胚胎时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先秦这一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无不对宇宙人生做了细致深刻的研究。就老子《道德经》言, 其中有充分的逻辑论证和思辨思维, 对哲学本体论的探究依然十分成熟。《墨子》一书, 更是有许多现代科学的论述和记述, 其中必然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自老子后, 庄子更是对于生命哲学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惠施, 公孙龙的名实之辩同样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有人说, 中国哲学是一个早熟的婴儿。在婴儿时代依然做着成年人的事, 更是高瞻远瞩, 上通古今, 下达与人。诸子百家在先秦所开凿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盛会, 足以值得敬畏和尊重。中国哲学是“有实质而无名声”, 即实质而名不归。因为多数学者以西方对于哲学的界定来审视中国哲

¹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年版, 绪论第18页。

²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 载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年版, 第897页。

学，那么这无异于张冠李戴。如果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他一定首先对于中国文化没有敬畏和尊重，断然只是不识庐山真面目。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写到：“就德意志人在哲学文化中的优异之处而言，其他民族的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哲学名称的意义也同样表明，这个名称虽然还在他们那里保留下来，但它的意义已经改变，哲学的实质已经变坏和消失，以致对它的某种记忆和预感也几乎没有存留下来。哲学这门学科已经躲到德意志人这里，唯独还在他们之中继续活着。”³可见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的言论是基于黑格尔的论述为依据的。西方人眼中的哲学是人与自然对立，理性很紧张，在理性之上还有上帝即信仰——“supernature”；而东方人眼中的哲学是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一分子，永远追求的是共存，共荣——“nature”。可见东西方人对于哲学的理解决然不同。

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损道派即天然派，以中国老庄学派为典型，益道派以西方哲学为典型，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中道主张自然和人力的统一，以儒家哲学为代表。哲学作为一门玄学，学术界一直对其定义没有定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这一门科学的任务是探讨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各种属性。”黑格尔认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⁴冯友兰认为：“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那到底哲学是什么？我的老师认为“哲学就是对思想的思想，对思想的自觉反思。”可见在不同的人眼中对于哲学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愚自认为哲学就是关于心灵、人生、自然、宇宙的思想的真实学问。

袁行霈说，“如果我们的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⁵可见哲学对于我们的生活多么重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是世界唯一没有断代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那么一定有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潜移默化的让她延续，绵延不绝——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那么中国哲学就是这种精华在上下五千年的历程中精华的结晶。

二、中国哲学史

从字面意思来看，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历史。还有学者认为哲学史是哲学思想的展开。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要解决这一问题，那就从冯友兰出发，看中国哲学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当然有抱负并且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和敬畏的学者都会希望接着讲。那么很显然，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如果我们坚信要接着讲，那么先秦以及以后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为中国哲学付出心血的研究者必然认为我们定然要接着讲，那么既然要接着讲，那

³ 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⁴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见《导言》第1页。

⁵ 袁行霈《呼唤人文精神》，《深圳特区报》，2015年9月22日，第B10版。

么之前的中国哲学历史一定会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如果是照着讲，那么中国哲学的历史一定会必然产生对之前历史的倦怠和松懈，一定不会对中国文化抱有敬畏和同情。那么断然中国哲学史是断层的。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只是片面的切入，而不是全面的理解，并且是抱着敬畏和同情的理解。中国哲学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所以从照着讲的角度来讲，那么之前的哲学资料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即中国哲学史。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哲学家。但对于哲学家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些人尽管在哲学上有所贡献和发挥，并且有著述，但没有完整的系统亦不能称其为哲学家。而那些有自己的理论系统，并且在中国哲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建树者，才能称其为哲学家。但那些真正的哲学家其著作一定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永垂不朽的。其实就体系而言也只是相对，因为中国哲学受《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道统”的影响，其实中国自冯先生所说的“子学时代”后的“经学时代”始，各代哲学研究着都只是做着对先秦诸子思想著作的经、传、注、疏的工作，况且在中国古代是没有职业的哲学家的，他们的著述都只是夹杂在其书信作品中，加之古代没有纸张，加之竹简集数的不便，基本很少有详细的推论，而只是以精简的文字记录结果。所以中国哲学在知识论，也就是论证方面比较薄弱。黑格尔说：“哲学的历史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而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⁶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就是发掘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提炼纯粹思想精髓和民族精粹的历史。由此来看，中国哲学史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一是思想的历史。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论述是有道理的。吉林大学孙正聿有很深刻的见解：“‘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有两层涵义：其一，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其二，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在于哲学活动中的‘历史’与‘思想’的内在关联。”⁷

哲学史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古到今的所有哲学家著作思想所构成的历史。我们要研究哲学，那么一定离不开哲学史。每一位哲学家其所处的时代、经济、社会、环境、思维、个人性格等都是存在差异性的，所以每一位哲学家的著作里必定充满着其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敏锐的独到见解、深刻认识、细致品味、心灵批判和光明向往。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学问时，可以说是历史的借鉴，那么必须遵从这条原则：“忠实的采用一切历史的东西，使我们应当遵守的第一个条件。”⁸其次，我们在解读哲学家思想历史中，也必须做到这样的历史解读：“解读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

⁶ 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⁷ 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1)：49。

⁸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版，第49页。

力”⁹我们在阅读古人的著作时，一定要带着敬畏的态度、尊重的心态、谦虚的心理，去慢慢品味，细细咀嚼，一点一点消化。甚至今人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亦要如此。因为那每一颗字都是他们呕心沥血的精神结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甚至生命。特别是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我们更是如此，在那没有纸张的年代，我们的老祖宗们记录在那沉重的竹简上是多么的不易。况且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历代的禁止和火灾的摧残，保留至今的典籍中包含着一代代人的心血和艰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¹⁰余英时先生对于这点很有体会：

‘谦’和‘虚’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为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克1904年说的话），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做囚犯一样来审讯、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要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¹¹

我想这是余先生在气愤至极的情况下说的，他是看到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硬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甚至是牵强附会地拿西洋观念概念来与中国传统概念穿凿附会，那么结果自然是四不像，非马非驴，非中非西。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穿越在慢慢文化历史长河中汲取哲学原料的后辈们是一条深刻的意见。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的某一概念而强词夺理地拉套中国哲学的概念。比如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是与西洋的“理念”不能划等号的，不是一回事。所以在收集整理中国哲学家的典籍而构成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中，我们不得不慎重。但胡适和冯友兰二位先生在著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基本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用西方观念作新解。¹²

中西汇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⁹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版，第51页。

¹⁰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5页。

¹¹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7页。

¹²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8页。

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在研究学习传承中国文化时，就道义和情感而言，一定是抱有华夏民族的气象和情感，附有中国气息、中国形象、中国传统、中国符号、中国印象，但是这原本属于现代学者范围内的良心和良知却显得有些奢侈，因为今天的中国文化研究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思维的影响，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思潮的情况下，世界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密切，当然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自然会彰显出来。以上这两点是留给当代学者，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者的难题，也是这代学者必须解决和跨越的门槛。国学大师季羨林在其《文化沉思录》中讲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二十一世纪一定是属于东方文化的世纪。”在西方文化近代持续占据世界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季先生也是爱国学之深切，有感而发。但我想这其中自然有其道理的，也沉重包含了季老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勇气，这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奋斗目标，让中国哲学在二十一世纪有一种突破和转向，不仅是中国哲学，也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我想每一位参与中国哲学并且热心于中国哲学史的学人，我们的骨子里自然地流露着豪迈的气息、博大的胸怀、远大的理想、神圣的使命。现代新儒家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大陆新儒家也在进行“儒学宗教化”的尝试。但不论如何，传承中华文化气息的伟大气象正如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又一向能够自觉传承不曾间断，中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这样的国家。中国历史文化一直自觉传承弘扬，自有其精妙之处。中国文化的“一本性”¹⁴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和心血一页一页写成的，我们应该时刻对他们有着敬畏和敬意。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悠悠历史长河中所达到的境界可谓气贯长虹，而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精神归宿与总结的中国哲学更是彰显出天人合德，天人一体，天人不二，天人合一的精神价值、生命价值和伦理价值，终究使得中国文化自身内化着鲜活的生命气息和精神活力。我想借用唐君毅先生的八个字做结论：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继而让中国文化：上达于天，下达于人。

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朱谦之先生认为，史料学就是搜集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时之所依据的各种格式材料；哲

¹³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8页。

¹⁴ 唐君毅《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484页。“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是一个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乃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华之一脉相承。此后，秦继周，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化学术思想的大趋势，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

学史的史料来源分为遗物、传说、文字记载三大类，哲学史史料学就是有效利用哲学文献史料，全面分析、批判史料的来源、用途、性质以提高其可靠度与实际价值；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是与中国关于哲学著作之考订、校勘、分类、训诂、辑佚等特殊工作统一起来的学问。¹⁵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对于哲学史的史料分为原料和副料。原料是指哲学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副料是指凡古人所做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其实胡先生对于哲学史的目的更是有深刻的理解，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¹⁶明变是指使学者之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求因是指哲学史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要寻出这些严格变迁的原因。评判是指即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还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派的价值。对于史料的真假，胡适先生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对于史料的审定方法他也有论述。主要从史事，史事是否与做书人相符；文字，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字，不至于乱用；文体，不但文字，而且文体也可以作证；思想，凡是有著述，必然有一个系统可言，不会有太的的矛盾。旁证，从别的书里寻找出来的证据。对于史料的整理胡先生也提出了校勘、训诂、和贯通的方法。¹⁷这必然使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第一部用现代方法写的中国哲学史，它为之后的的写作指明了方向。

哲学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哲学与哲学史、哲学界的关系更能体现其价值。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孙正聿先生认为：

哲学本身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由古往今来的哲学所构成的哲学史，就是思想性的历史。这个思想性的历史，是“思想英雄较量”的历史，是“高尚心灵更迭”的历史，是“时代精神变革”的历史。它以哲学史的形式展现了“历史性的思想”，展现了这些“历史性的思想”所思考和求索的问题，展现了这些“历史性的思想”所提供后人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因而构成哲学发展的“阶梯”或“支撑点”。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研究，都必须借助于这个“阶梯”或“支撑点”；离开这个“阶梯”和“支撑点”，无论怎样的“天才”都无法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攀登和前行。¹⁸

很显然，研究哲学离不开哲学史。哲学史研究并不等同于哲学研究，哲学史是哲学的，但哲学史不是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解释疏义特性相反，哲学研究是具有鲜明的科学创造特性的，解读与创新是不同层次的，所谓做哲学史家易，做哲学家难。所以张汝伦先生说到：

¹⁵ 朱谦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5页。

¹⁶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导言》第10-11页。

¹⁷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导言》第22-26页。

¹⁸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1)：50。

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哲学的研究，而不是“史学”的研究。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经典著作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史不是一个与研究主体处于对立状态的研究“客体”，而是与研究主体处于同一个历史中，面对的是同样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世界。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他们思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或本源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其他特殊问题的基本条件，因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会以不同方式出现。所以伟大的哲学家都能在当代对我们说话，回答当代的问题。¹⁹

古往今来的哲学所构成的哲学史，构成了一部哲学发展历史的阶梯，任何想要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人都无法不借助对哲学史的学习来理解这些历史的思想，缺乏对这一历史的理解会使得个体无法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的营养，更可能导致人们付出更多无意义的重复劳动，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对哲学史的研究不可缺少，而哲学和哲学史的展开必然是以哲学史料为根基的。

结语

中国哲学虽然在今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亟待展开。故在中国哲学史里做功夫，必然逃不过史料的科学运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三者息息相关，只有三者找到一个共识点，那么这个共识点应该是民族性、时代性、生命性的具有中国特色，演绎中国智慧，弘扬传统文化的，即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出发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后写出中国的哲学。

参考文献

- [1]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2]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
-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 [4]唐君毅《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 [5]朱谦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 [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12年版。
-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8]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1)：50。
- [9]张汝伦《如何理解“哲学史”》[J]，哲学研究，2015，(01)：34。
- [10]袁行霈《呼唤人文精神》，《深圳特区报》，2015年9月22日，第B10版。
- [11]金岳霖《审查报告二》，载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¹⁹ 张汝伦《如何理解“哲学史”》[J]，哲学研究，2015，(01)：34。

A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Concep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Su Mingmi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12)

Abstract: Philosophy, philosophy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ow they relate to each other is a question worth discussing. Philosophy, as its name implies, makes people wise learn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hich i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data, is the written or utensil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meaningfu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Key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of Philosophy; Historical Materials science

作者简介: 宿明敏 (1991-),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